

闻汉堂记

域外见闻

# 在异国他乡的聚会 (1)

老曹

叶建安女士,是从柬埔寨去美国的华人。我认识她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。我和老伴在2006年12月初到圣迭戈时,女儿说附近公园每星期六的早晨,都会有很多中国老人在那里聚会,到那时候我领你们去认识认识。于是到美后的头一个星期六的早晨,7点多钟我们就去了。公园离家很近,几分钟就走到了。

说是公园,其实就是一个足球场,绿茵的草坪,三面环绕茂密的树林,一面为停车场。草坪的东北角,有几个水泥方桌和水泥条凳,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在那里了。

女儿领我们走到一位高个子、稳重和善的老年妇女跟前,介绍说,这位阿姨就是每周聚会的召集人,北京体育学院的陈教授。并又特别加上一句:她也是退休后,来美跟女儿住在这里。这位陈教授不仅个子高大,而且身板挺直,两腿也直,穿一双运动鞋,显得健壮利落,不愧为体育教授。

正介绍时,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开来。刚一下车,就有好几个大老乡走过去,打开后车厢门,往下搬东西。是几个大锅烧锅,几箱糕点食品,立刻摆满了一个水泥长桌。

接着,人们纷纷自动拿起一次性的碗和盘子,去盛汤和拿糕点,然后端到一旁,几个人一伙,边吃边聊起来。

陈教授也招呼我们去盛饭,并介绍说几个锅里的汤不一样,有甜的,有咸的,喜欢啥就盛啥。因为我和老伴是头一次去,她又特意说明,这早餐不收费,是叶建安盛情款待。

她招招手,一位中等个子,有五十来岁,长得结结实实的妇女走过来,召集人对她说,这两位是刚从国内来的。她笑笑,表示高兴认

识。并指指桌上的糕点说,这些甜点都是新鲜的。她的意思是说可以放心吃。我老伴爱吃甜点,在盛了甜粥后,便拿了一块点心。以后每到星期六的早晨,我们都去那里聚会。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大老乡们,尽管过去天南海北,相距千里,素不相识,而今却如同亲朋好友相逢,异常亲热,有叙不完的话。老头们好和老头们聚在一起,老婆们好和老婆们围在一起,各有不同的话题。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,在国内干什么工作的都有,但多是教授、专家、工程师、科研人员,也有工人农民,然而到了这里,他们共同的话题只有一个,就是祖国。因为我是刚从国内去的,他们多是向我询问国内的情况。尽管他们有的才离开祖国几个月,即便是离开一年半载的,但每天都从卫星转播的电视上,从当地出版的多语种中文报纸上,知道不少祖国的事情,但还是想多听听祖国的信息,听听家乡的变化。

我注意到这位叶女士不爱说话,只是很有趣地听别人说,脸上一直挂着愉快的笑容。按照咱们国家的园林要求,这个地方实在不能称作公园,因为它既没有花坛,又没有观赏树木,只有一个可供踢足球的大草坪,一个供孩子们玩耍的沙滩,以及一个沙滩排球场。那么,为什么许多中国去的老人,要在这里聚会呢?原来,这个城市没有华人区,更没有唐人街。中国人虽然也不算少,但居住分散,隔着山岭沟谷,平常难以见面。偶尔在路上,当远远地看到一个像是同胞的身影,就会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喊打招呼。

我们侨居这个地方,是一个大的山包,上面地势较为广阔平坦,周围山坡不陡,可建住房,所以居民较多;公立的小学、初中及高中都有,都办得好,尤其是高中,升学率很高,在全市数一数二。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女教育,所以尽管这一带房价很高,房子并不怎么好,但还是往这里云集。中国的姥姥姥爷就比较多,这个小学旁边的公园里,几乎天天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于是,这个不起眼的公园,就很自然的成了中国大老乡们的活动中心,聚会的场所。

叶建安对于每周一次的聚会,似乎还嫌不够,又在春节时邀请这些老乡们,到她家一起过个大年。那天,美国人照常上班,各社区冷冷清清,只有中国人记着这个日子。叶建安家大门两旁,贴着中国大红春联,门上面挂着一对大红灯笼,一派过年气氛。

她把车停在三辆小汽车的车库,临时改做餐厅,里面摆了几排长方木桌,许多塑料椅子。又在宽大的后院摆了好几排长桌。凉亭下,摆满了好多热菜和凉菜,还有一只烤乳猪。像大餐馆办的自助餐一样,食品丰盛,供五六位祖国的朋友尽情享用。

别看这些客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,但仍有不少能歌善舞者。他们集中在宽敞的客厅里,扭秧歌,唱卡拉OK,这时候都忘了年龄,变得年轻了,青春焕发了,无拘无束尽情地欢乐。

叶建安还给每人发一个红包,里面装有几美元,钱不多,是个象征。红包是托人从北京带来的,那鲜亮的大红包,更增加了一份喜庆气氛,一份温暖。

作为主人,她这里转转,那里瞧瞧,看看大家吃得怎样,还需要什么。她依然是话语不多,只是高兴得合不拢嘴,收不住满面的笑容,比每周六往公园里送早餐时更显得开心。

晚上,我却没和麻辣烫共进晚餐。老妈传召我回家,我给麻辣烫打电话取消约会,麻辣烫向来知道我对我父母“有求必应”,早已习以为常,骂也懒得骂我,只让我记住要请她吃两次饭。

我坐在沙发上,对着客厅的墙壁发了会儿呆,手机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距离,却一直没有响过,邮箱里也一直没有信,他在新加坡一定很忙吧!一定!

星期一上班时,仍然没有任何宋翔的消息,去问Karen, Karen也满脸不解,说自己一无所知,宋翔从离开北京到现在一直没有和她联系过,甚至连去新加坡都没有告诉她。

给宋翔发短信,请他回到北京后,尽快和我联系,我很担心他。

希望他一下飞机,打开手机,就能收到我的短信。我的日子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中度秒如年。

星期二下午接到麻辣烫的电话,声音甜得要滴出蜜来:“蔓蔓,今天晚上出来吃饭吧!我想你见见他。”

我把自己的愁苦压下去,尽量分享着她的幸福:“好!”

她细细叮嘱了我见面地点和时间,还特意告诉我是一家高级会所,要求我下班后换一套衣服,我知道这次麻辣烫是顶顶认真和紧张了,我笑着打趣她:“如果他不喜欢我,怎么办?我们两个,你选谁?”

麻辣烫悍然说:“不会,他肯定会喜欢你。”

“我是说万一呢?你要知道两个好人不见得就是两个投缘的人。”麻辣烫沉默着,好一会儿,她才说:“不会!你们两个一定会投缘。你是我的姐妹,我们说过是一生一世的朋友,我会爱你一生一世,也会爱你一生一世,所以,你们一定能投缘!”

穿了我那最贵的一件衣服。这件衣服是离开美国前买的,本来打算要穿给宋翔看的。

特意用了艳一点的唇彩,将心中的不安都深深地藏起来,只用微笑和明媚去分享麻辣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。

女子衣香阵阵。

迷离的灯光中,我穿行在一桌桌的客人中。

远远地看见麻辣烫他们,也许应该叫作徐倩倩。她一身苏绣旗袍,夸张的水晶坠饰,典雅中不失摩登,腕子上却没戴水晶,是一只

一个聪明的女人从不会让男人难堪,林若兰自己开始无地自容了。“为什么你觉得你跟他们一样?”“我跟她们不一样吗?”

“不一样,她们会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,满嘴的名牌,却连香奈尔的英文怎么拼也不知道,庸俗到以为重庆是四川的,把睡过的男人比鞋子多当成骄傲,趾高气扬地把香烟吸到一半就掐灭,还自捧为时尚。”

“女人都虚荣,如果有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炫耀,说明是看得起这个男人。”林若兰为女人们声讨着,虽然她也不怎么欣赏他说的这类女人。

“哦……原来这样。”徐世伟若有所思地点头,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她的观点,“那么,林老师,如果一个男人看得起一个女人,应该怎么表达?”

“应付女人,你比我专业吧?”

“等我把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换成蓝色的时候,搬过来如何?”徐世伟很真诚地说着,活像个纯情大男生。

“我不想只是玩玩。”

“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怎么知道?”徐世伟的脸上又浮出了那种坏坏的笑。

“是,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不知道。无论如何,他都不用负任何责任,从一开始,他就把自己给撇干净了,他把选择权留给了林若兰,把自己放在被动的角色里,从而使得他不会成为坏人。”

而其实,坏人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他们会无意中造就出很多坏人。“你一直是这样玩世不恭吗?”

“我只是对我喜欢的人,表达会比较直接。”

“是你伤害的女人多,还是你喜欢的女人多?”林若兰的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,她开始不再担心会让他难堪,因为他总能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

“喜欢可以是单方面的,而伤害,绝对是相互的,多或少而已。”

“那我换个方式问,是你受到的伤害多,还是别人受到的伤害多?”

“我觉得你不像是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女人。”徐世伟不由分说很轻柔地吻了她的唇。

像徐世伟这种男人的可怕之处在于,可以狂野似猪,也能温柔如水。虽然31岁的林若兰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玩一场旷日持久的激情了,但她还是愿意搏一下,毕竟就像是徐世伟所说的那样,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怎么知道?关键是她老了之后,可以很骄傲地说:“我可以告诉你,为了情,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曾不管不顾过。”

就这样,林若兰在第二天就搬进了徐世伟的家里,她并没有矫情地让

## 陶俑之悲哀

张健莹

陶俑代替了人殉,陶俑立体了中国历史,成就了永恒的泥塑艺术,始作俑者,其仁其善其功莫大焉莫大焉。

陶俑因此趾高气扬骄傲自大吗?因此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吗?

都没有。陶俑很悲哀。本来他们清静安宁的陪伴先人在地下安静的生活,不知秦汉魏晋,只是忠于自己的职守,心安理得。可是近一个世纪盗墓活动频频,扰乱了他们的平静,尤以近几十年基本建设大兴土木,文物部门力量欠缺,挖土机推土机无情地横扫,毁了家园,失了亲人,常常是尸横遍野,头身分离,真是陶俑之大不幸。

难道无人收藏?有。但是很少。因为陶俑是明器,陪伴死人的,很多人以为晦气,避之唯恐不及,哪里说到收藏。一次有幸见到一资深文化名人,以汉画像砖拓片相赠,没想到他以自己阳气不壮,婉拒。当时大惑不解,事后想想也释然,好者好,恶者恶,罢了。也因此理解了大部分回避陶俑者。

更可惜我们的文物专家,近些年追逐明清瓷器,说起官窑,御用神采飞扬,而对草根艺术家们制作的泥土小人不屑一顾。有资料统计,以陶俑为内容的专著、论文少得惊人,收藏陶俑者寥寥无几。陶俑的后事很凄凉。

说再多的陶俑之重要都是无用,眼下陶俑还是不怎么遭人待见。

我不怕它是明器,不怕它的晦气,堂而皇之的把它请进家里,格外隆重的为它打造家园,恭恭敬敬的把它供奉在专制的架子上,虽然没有每天每日顶礼膜拜,还是时时观看,处处舒服。晴天它们沐浴阳光斑驳闪烁,夜晚灯光下它们的影子印在窗帘上影影绰绰,也是蒙蒙胧胧的美呢。

更别说是陶俑对话,听陶俑自语,感陶俑之情了,先祖们的心灵世界多么纤细多情啊。在如今热闹的世界中有这样一份宁静,忽然感觉千年历史可以触摸,连生命都有了延伸。

我不想为陶俑呼唤,呼唤后人们的爱怜。我只是想唤起人们尊重陶俑,见了着,别把它砸碎,别随意抛弃,即使嫌它晦气,也别毁了它。把它交给文物部门,甚至私下换点钱,好吗?陶俑已经不多,毁一件就少一件,千万别做败家子了。

保存收藏陶俑者,功莫大焉。善莫大焉。

郑州地理

## 京襄城

许海龙

京襄城村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南,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。

公元前772年,郑桓公寄孥于此。后二年,郑武公在此建立了东方郑国,拥有郟、郟等十邑之地,是为“武公之略”,《读史方輿记要》中的记载“京城在荥阳县东南三十里,春秋郑邑”,所指便是此地。公元前743年,郑庄公封大叔段于京城,公元前636年,叔带之乱,襄公出逃,郑文公迎王居住于此城,后亦名“襄城”,清朝时合京、襄二城为“京襄城”。

京襄城内现已没有古时的殿宇庙院、亭台楼阁,只留下一些古城墙的遗址。西城墙遗址长约150米,高约15米,南北走向,远处眺望像一只雄狮伏卧,伟岸壮观。城墙由土层夯筑而成,层层叠加,坚固厚重,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袭,仍可见其苍古坚固。除了城墙以外,村里遗留有大量古砖旧瓦,如古陶片、古瓦罐、古壁画、古币、古瓦、古磨随处可见。还有魁星楼、太平寨、鳖盖城、京水古道等遗址存留。如果说这些是看得见的物质遗产,那么“焦花女哭麦”的传说则是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村中的洪佛寺,有一大清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立下的石碑,碑文记载“名阴司洞古今相传有来历,不及黄泉无相见,郑伯克段即此地”,阴司洞是古城墙东边的一条沟壑,沟壑旁边的麦田便是“焦花女哭麦”的麦田。历史记载“荥阳古迹属京襄,有段故事美名扬,焦花女哭麦传千古,二十四孝有一桩”。相传古时,京襄城有一女子叫焦花,未婚夫去戍边,未婚夫的母亲因家里生活贫穷,加之孤身一人思念儿子,哭瞎了双眼,善良的焦花知道后,毅然来到未婚夫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可是当时的麦子还未出土,未婚夫家里断了口粮,看到此景,焦花抱着婆婆娘痛哭起来,此举感动了上帝,头更哭得麦子出了土,二更哭得麦子长出叶,三更哭得麦子出了穗,四更哭得麦子进磨坊,五更哭得麦面做成饭,双手捧给婆婆进孝顺。传说虽然离奇,但由于焦花的哭使得这块麦子年年早熟,成了人们心中一个贤孝的美丽传说。

京襄城于1981年被列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1990年,村民集资在郑桓公庙遗址重新修建了郑桓公庙。2004年首届中国荥阳郑氏文化节期间,来自海内外的3000多位郑氏子孙,来到京襄城遗址参观怀古。



太白山风光(4) 王国强 摄影

新书架

## 《我在美国航母当大兵》

吕佳

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航母?中国可以从美国的航母发展史中学到什么经验?又能吸取什么教训?《我在美国航母当大兵》作者罗雪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小伙子,在美国留学时因为机缘巧合,以手持绿卡的身份加入了美国海军,开始了传奇的人生。他在“星座号”航母服役4年,多次进行太

平洋巡航,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军新兵选拔、培养训练、出海巡航、实战演习等诸多细节,还有许多航母上的美国大兵不可思议的生活趣闻。

与国内诸多介绍航母的读物不同,本书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,而不单单是数据、资料的罗列和分析。书中有美军航母上全球最

顶尖的武器装备,最先进的作战和保障体系,美国海军特别是航母全球称雄的揭秘,也有作者亲手修理的舰载机,九死一生的紧张训练和出海巡航,以及航母生活带给普通士兵的酸甜苦辣……处处都是真实的体验,这是任何没有在航母生活的专家和媒体人士都无法表达出来的感受。

文史杂谈

## 古代的民间剪纸

陈永坤

剪纸,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。它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装饰图案,故称为“剪纸”。又称作刻纸、剪花、窗花等。

剪纸起源于汉。在汉、唐时代,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。后来,在节日期间用彩色纸剪成各种花草、动物或人物故事等,贴在窗上的称为“窗花”,贴在门上的称为“门签”,用于喜庆的称为“喜花”。

剪纸构图单纯,造型洗练,线条明快,形式优美,富有装饰情趣。剪纸艺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单色剪纸,以红色纸为主调;另一类是套色剪纸,即用笔

彩和衬色等不同手法制作作品。我国古代的民间剪纸艺术异彩纷呈,风格各异。北方的剪纸具有粗犷豪放、淳朴稳重等特点,以河北蔚县剪纸、陕西千阳剪纸、山西静乐剪纸及山东蓬莱剪纸最为著名。而南方的剪纸艺术则偏重于秀丽多姿、纤巧婉约,以广东佛山剪纸、江苏邳县剪纸和福建漳州剪纸为代表。

河北蔚县的剪纸历史悠久,相传早在明朝中叶就开始盛行以石英片染画而成的“草窗花”以及用于花鞋、荷包、枕头等刺绣的剪纸花样。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“三分刀工七分染”上,起初用白纸雕刻,点以酒

溶品色,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浓艳鲜丽,富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透明感。作品题材丰富多样,从古装素女、戏曲人物及花鸟虫鱼、草木日月;从神话传说、古迹名胜,到娃娃戏目、乡村风情,凡此种种,皆可成材。

有“南派剪纸之乡”美称的江苏省邳县,在宋朝时就是个宋英宗皇后高妃娘娘,她就是因为剪出了名才被选入宫的。至今,邳县的农家姑娘在谈恋爱时,还保留着向情郎赠送剪纸作品以寄托相思的风俗。她们剪纸不用画稿和底样,仅凭一把剪刀一张纸,就能随手剪出令人叫绝的剪纸佳作来。

## 连载

一个聪明的女人从不会让男人难堪,林若兰自己开始无地自容了。“为什么你觉得你跟他们一样?”“我跟她们不一样吗?”

“不一样,她们会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,满嘴的名牌,却连香奈尔的英文怎么拼也不知道,庸俗到以为重庆是四川的,把睡过的男人比鞋子多当成骄傲,趾高气扬地把香烟吸到一半就掐灭,还自捧为时尚。”

“女人都虚荣,如果有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炫耀,说明是看得起这个男人。”林若兰为女人们声讨着,虽然她也不怎么欣赏他说的这类女人。

“哦……原来这样。”徐世伟若有所思地点头,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她的观点,“那么,林老师,如果一个男人看得起一个女人,应该怎么表达?”

“应付女人,你比我专业吧?”

“等我把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换成蓝色的时候,搬过来如何?”徐世伟很真诚地说着,活像个纯情大男生。

“我不想只是玩玩。”

“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怎么知道?”徐世伟的脸上又浮出了那种坏坏的笑。

“是,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不知道。无论如何,他都不用负任何责任,从一开始,他就把自己给撇干净了,他把选择权留给了林若兰,把自己放在被动的角色里,从而使得他不会成为坏人。”

而其实,坏人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他们会无意中造就出很多坏人。“你一直是这样玩世不恭吗?”

“我只是对我喜欢的人,表达会比较直接。”

“是你伤害的女人多,还是你喜欢的女人多?”林若兰的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,她开始不再担心会让他难堪,因为他总能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

“喜欢可以是单方面的,而伤害,绝对是相互的,多或少而已。”

“那我换个方式问,是你受到的伤害多,还是别人受到的伤害多?”

“我觉得你不像是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女人。”徐世伟不由分说很轻柔地吻了她的唇。

像徐世伟这种男人的可怕之处在于,可以狂野似猪,也能温柔如水。虽然31岁的林若兰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玩一场旷日持久的激情了,但她还是愿意搏一下,毕竟就像是徐世伟所说的那样,是游戏还是真情,不玩怎么知道?关键是她老了之后,可以很骄傲地说:“我可以告诉你,为了情,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曾不管不顾过。”

就这样,林若兰在第二天就搬进了徐世伟的家里,她并没有矫情地让

他履行诺言把整个房间里的东西都换成蓝色。她知道,跟男人较真的女人生活得都不会怎么幸福。

林若兰爱上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热情似火。

徐世伟自己开着一家形象设计公司,为时尚圈里一些名人做造型。

他做这行有十几年了,在圈内结交了不少好友,其中不乏明星大腕和各路时尚达人,他说:“快乐是能够感染别人的,把快乐传递给别人,别人也就自然愿意与你交往。”

他说,保持激情就要吸收新鲜事物,与很多陌生人打交道,让自己的生活融入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。圈子小,见识就少,每天循规蹈矩的,熬了多久就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了。

所以,他经常出去参加不同的聚会,认识不同的人。

他经常看一些人物和企业家的传记,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成功的捷径,他尤其喜欢那些辍学后有大成就的人,比如乔布斯,比如盖茨。他是一个有抱负的男青年。

他读完高中就在社会上混了,混得还小有成就。

就像有些高学历、高地位的女人,却喜欢民工、快递员,送水工人的原始而健壮一样,那些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流浪汉子,其实对留林若兰,比自己身上的那种气质也很痴迷。

徐世伟迷恋林若兰,多少就有一些这样的成分。

有人说,凡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,都是耍流氓。

柳含烟说:“打着结婚幌子勾引单纯女生的男人,都不得好死!”

徐世伟指着网上的一个帖子,对林若兰说:“写这个帖子的女人,我很欣赏她。”

林若兰从鼻子里哼出一句话:“我有时候也会欣赏像婊子一样的女人,她们把男人玩得行云流水般,把自己吹捧成人中的贞德。”

“林若兰,我现在才发现你的词汇量很丰富,还会说婊子。”他先是愣了一下,装着不在意地打趣道,在他心里那些高高在上的高薪高学历女人,是不会说这些脏话的。

“拜你所赐,是你给了我灵感。”

“那你教我一下,‘婊子’的反义词是什么?”

“去问她啊,她对这些很有研究,如果不是在男人堆里滚爬过的,怎么会有那么多关于男人女人的至理名言?”林若兰不屑一顾,她看不起那些在网上卖弄风骚的女人。



最美的时光

麻辣烫的手紧紧地抓着我,她腕子上的碧玉镯子和我腕子上的碧玉镯子时不时碰在一起,发出脆响。

这世上,能为别人两肋插刀的人已经几乎绝迹,可我知道,麻辣烫能为我做的不仅仅是两肋插刀……

我反握住了她的手:“我没事,不去医院,大概中午没吃饭,所以有些低血糖。”

要去叫计程车的侍者听到,立即说:“我去拿一杯橙汁。”

麻辣烫吁了口气:“你吓死我了!一个瞬间,脸就白得和张纸一样。”

我朝她微笑,麻辣烫苦笑起来,眼睛却是看着另外一个人:“这……这你们也算认识了?”

我说:“我们本来就认识呀!”麻辣烫愣住,我轻快地说:“宋翔没有告诉你他在MG工作吗?是我的上司呢!如今我可找着靠山了。”先发制人,永远比事后解释更有说服力。

“MG?”麻辣烫愣了一愣后,笑容似乎有点发苦,“又不是相亲,还需要把车子房子工作工资都先拿出来说一通?我不关心那些!”

宋翔没有说话,不知道做了个什么表情,麻辣烫嘴角微微一翘,笑盈盈地看着他说:“那还差不多!”

我站了起来: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

“要我陪你去吗?”

“不,不,我自己就可以。”